

一碗人间烟火

□南京 李根萍

蜗居现在的巷子,楼房高了,地段好了,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些啥呢?思来想去,还是少了烟火气。

初住巷子时,苏北夫妇在此租个店面,开了家蔬菜超市,店里蔬菜红白相映,顾客进进出出,讨价还价,家长里短,一双孩子门口嬉闹,俨然像幅市井画,给巷子增添了生气,给居民带来了便利。

不曾想,一夜间蔬菜店关了门,巷子里陡然冷清下来,一些原本在此叫卖的小贩渐渐没了踪迹。清晨起来,踽踽巷中,空空荡荡,只闻喇叭声,不闻叫卖声,吃个早点,须出去找;买个菜蔬,要去好远,补个毛衣,干洗衣服,磨个剪子,换个拉链等,都需要出巷子,且越来越难找。

曾在长江边的巷子住过几年,印象甚深,主要是烟火气足。巷子里满是历史的味道,时光的味道。一条小河从巷子腰部潺潺穿过,两边房子高高低低,挤挤挨挨,多是旧时的老房子,见证百年的时光,楼下的店面随意撑开斑驳的木门,货架上摆放着诱人的特产,一只土狗趴在门槛上打盹,两只胆大的猫儿在门前闲逛,三两只呆鹅嘎嘎乱叫,打量过往的客人;一眼古井边挤满浆洗的女人,歪脖子树上挂满花花绿绿的衣裳,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不时在巷子深处响起;

父亲的面

□东台 邹娟娟

故乡,盛产麦子。无论大麦小麦,逢到春夏,总是盎然勃勃,灌浆饱满,成熟时,晒场上堆成连绵的金色小山。金黄的麦,经过几次褪磨,变为细腻的面粉。这是面食的源头。面食是古老的食物,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常吃的面食便是面条,最初称为“饼”。饼,并也,指用水将面粉和在一起做出的食品。宋朝叫“面条”,为长条形,花样繁多,温淘、煎面、素面皆是。制面方法亦令人叹为观止,擀、削、拨、擦、搓、拉均可,可供平民饱腹,可登大雅之堂。

父亲擅长做面,也种得好田。天空青白,杨柳依依,水面初平,麦苗在微风中摇曳。父亲握住锄头,仔细地除草。施肥时,一把一把地倾洒,让肥料与青菜亲密接触。从春到夏,父亲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片土地中。收获季节,他和乡亲们捋袖躬身,把手中的镰刀舞得飞快。麦秆在烈日下闪着晶莹的光,散发出清香。我们跟在大人后面追赶,一会儿攀麦堆,一会儿

冬日豆浆香

□河南太康 周存亮

又是一年最冷时。下班路上,寒风中突然传来“热豆浆”的叫卖声,不仅想起了童年那碗香香的热豆浆。

那时的天,是真叫冷。早晨上学时,运粮河上覆盖厚厚的冰,走在岸边,远近都是白花花的,刺得双目生疼。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,逼得人几乎不敢呼吸、不敢说话,唯恐一张嘴,把两个门牙冻掉了。进了教室,也好不到哪里去,墙上窟窿多,门窗缝隙大,北风穿门越窗呼啸而过时,常冻得我们发出一阵阵的惊叫。

尤其是下午,日头收得早,冷得更厉害,如果更是雾蒙蒙的阴天,真如同进了冰窟一般。坐在这样的教室里,我最想念的,就是家里要起锅的豆浆了。要是来一杯暖暖手,再热热地喝上几口,暖又解渴,多美

路旁修鞋的,卖刀的,补锅的,测字的,随处可见;卖馄饨、旺鸡蛋、活珠子吆喝声此起彼伏,一天到晚都有一股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,慰藉巷子里的居民和过客,那就是烟火气息。

住在烟火味袅袅绕绕的巷子里,生活方便,万事不愁。早上起来,不想做饭,或是头晚加班错过早饭时间,闪出院子,花两元钱买个煎饼果子,边走边吃,没人会笑话,亦可点上碗元宵,坐在路边慢慢吃,看巷中的世界,看人间百态;深夜加班肚子饿了,巷子里总有几家店铺亮着灯,店主每晚耐心等待夜归人,记得有家叫李记的小吃店,我常去他家吃夜宵,也是这样三九天气,人冻得直打哆嗦,冲进店里,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下肚,暖胃暖心。如今回去看看这条巷子,里面依然留存着当年的味道,巷子墙上雕刻着我过去生活的斑驳光影。满巷的记忆,那是凡俗人间最亮的光,异乡漂泊灵魂最美的归宿,一旦燃起,便温暖了城市,温暖了人间四季!

周末,有时故意向城市的郊区走,为的是寻找城市的烟火气。城市的接合部,总有一两条古巷子,能让我找到点感觉,找到点回忆。有些烟火气,是热闹的,让人踏实,让人心安;有些烟火气,是祥和的,能彻彻底底的让灵魂安放下来。我会在巷

点,慢点。倏忽间,又一海碗的细白

面条连菜带汤上了桌。祖父筷子一插,连忙坐下享用。他小口喝汤,眯着眼睛将面条绕在筷尖,往嘴里送。祖父的牙快掉光了,早已失去咀嚼的功能,但可以吮吸,可以细腻地消化这些软面汤汁。

父亲还未坐下,只是朝我们笑笑,开始做酱。油入锅,加肥肉丁煸炒,倒豆酱,洒葱姜蒜,香味即刻溢出。我们赶紧端碗,趴在锅边等。父亲大勺一挥,酱就如淋漓的水墨洒进白面中。褐白相间,爽郁可口,面的层次更深了。因父亲的好手艺,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面。小麦收获时吃,农忙时吃,冬闲时吃,家里来客人吃。面,伴随着我们度过四季,品尝温情。我外出念书,每次出发前,父亲都要给我下面。他说,吃着热乎,心里会想着家。后来,我工作了,有了自己的小家,还常常回老家吃父亲的面。

岁月悠长,面幽香绵长,常怀常思,父爱如水无尽流。

啊,再也不用怕这鬼也能冻死的天气了。尽管受了老师多次提醒、多次批评,但每次放学铃声响起,第一个跑出教室的,往往还是我。

离家还有几十米,就能闻见腥腥的豆制品味了。当看到小院上空热气弥漫,我知道豆浆就要起锅了。我加速冲进家门,摺下书包,拿起桌上的搪瓷缸,跑进厨房,让祖父用大木勺盛得满满的,用双手捧着。热气像一条无形的蛇,钻进手心,行至胳膊上,再游走到肩膀,等爬进胸膛时,全身就暖和起来。

最惬意的是喝豆浆。先用嘴唇贴着缸沿,慢慢地呷两口,试试热度,再呷两口,品品口感,然后开始一口一口地喝起来,直至一饮而尽。记忆中的豆浆,泛着淡黄色,汤汁浓浓的,喝起来滑滑的,散发着沁人心

子里买只烤红薯尝尝,听听油桶里柴火“噼啪”声,闻闻那些熟悉又亲切的味道,看面食店笼屉里蒸汽升腾,听小贩极有韵味的吆喝声,尤其喜欢听——磨剪子,戥菜刀!

生活一半是诗意,一半是烟火。跌跌撞撞在城里生活几十年方才明白,许多人都是火急火燎地进城,追赶所谓的热闹和繁华,其实大多是虚幻的,容易让人迷茫,甚至失落。走过千山万水,踏过重重坎坷,尝过世间甘苦,看过无数风景,最终发现人生离不开烟火气,拥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,面对嘈杂的世界,不慌不忙,因为烟火气是有温度的,最接地气、最真实的人间本该有的模样,最让人看到进城时的自己,明白进城来是干什么的,将来要到哪里去。

“时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烟火气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因为世事总有苍茫,人生总会孤单,唯有烟火气,方能抵御这琐碎的日常,生命的无常,方能看淡人生的起起落落,世事的难料。

人生苦苦追求的许多东西,回头看看,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。纪录片《人生一串》中有一句话:“没了烟火气,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。”心有烟火气,人无烟火味,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唯有烟火气,最暖凡人心!

点,慢点。倏忽间,又一海碗的细白

面条连菜带汤上了桌。祖父筷子一插,连忙坐下享用。他小口喝汤,眯着眼睛将面条绕在筷尖,往嘴里送。祖父的牙快掉光了,早已失去咀嚼的功能,但可以吮吸,可以细腻地消化这些软面汤汁。

父亲还未坐下,只是朝我们笑笑,开始做酱。油入锅,加肥肉丁煸炒,倒豆酱,洒葱姜蒜,香味即刻溢出。我们赶紧端碗,趴在锅边等。父亲大勺一挥,酱就如淋漓的水墨洒进白面中。褐白相间,爽郁可口,面的层次更深了。因父亲的好手艺,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面。小麦收获时吃,农忙时吃,冬闲时吃,家里来客人吃。面,伴随着我们度过四季,品尝温情。我外出念书,每次出发前,父亲都要给我下面。他说,吃着热乎,心里会想着家。后来,我工作了,有了自己的小家,还常常回老家吃父亲的面。

岁月悠长,面幽香绵长,常怀常思,父爱如水无尽流。

脾的馨香。无论再冷的天,只要喝上一杯,冬天就仿佛害怕了似的,跑得远远的了。如果刚好家里有白糖,我一定要放一匙的,汤汁颜色会更鲜亮,喝起来也更美味可口。

豆浆还能生成一种天然的美味食品。不太急于喝的周末,把热豆浆放在院子里的废石磨上,静等上几分钟,表面会生成一层豆皮,薄薄的,油油的。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挑起来,慢慢送到嘴边,然后“哧溜”一下,迅速吸进口中。当它接触舌头的刹那,那个香啊,难以言表,至今想起来,还口舌生津。

旋转磨上流琼液,煮月月中滚雪花。千百年来,豆浆都是人间的美味,尤其在这北风呼啸的寒冬,热热地喝一碗,既驱寒暖身又去渴解馋,大有此生足矣之叹。

冬夜里的路灯

□四川南充 罗琳

早上五点半,闹钟一响,我赶紧擦亮了床头的台灯。拉开窗帘透过紧闭的玻窗望一眼外面,漆黑的夜幕下一排排的路灯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,灯罩下的光晕里可见一片片的鹅毛般的雪花在飘洒着。

今天是我产后上班的第一天,孩子才四个月大,还没断奶,得带到单位上去。待我们收拾妥当,婆婆用厚厚的抱被将熟睡中的孩子从暖和的被窝里抱出来裹上,紧跟在我身后一头扎进了冬夜的黑暗里。冷风拂过,孩子醒了,憋着小嘴儿委屈地想哭的样子,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,滴溜溜地在眼眶里转来转去,黑色的阵子和这夜色恰好相得益彰。我忍不住逗弄她:“小宝贝儿,跟着妈妈去上班咯!”

婆婆心疼地紧了紧裹着孩子的抱被,忍不住对我埋怨道:“瞧这么冷的天儿,非让孩子一大早跟着你受这罪,我说你那工作不要也罢!”我忍不住分辨了一句:“孩子爸爸一个人上班的话我们经济压力太大!其实我这工作也蛮轻松的,只是每天出门早点儿而已!”

“哎!你说你们俩个这工作,一天没亮就出门,一个大半夜才回家。这叫什么事儿啊!”

透过车窗,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依然漆黑一片。只是,车灯照射得到的地方、昏暗的路灯下光晕所及之处,那些鹅毛般的雪花已经开始小堆小堆地聚集了,待到天一亮,马路两旁都是白茫茫一片,一定煞是好看!

六点半,将婆婆和孩子在办公室安顿好,我急匆匆走进教室,里面早已书声琅琅。一看到我,孩子们脸上立刻露出了欣喜的笑容,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书本,默契地鼓起了掌来。几个月不见,我的孩子们依然这样朝气蓬勃、热情洋溢,我的内心不禁动容,鼻尖酸酸的。

课间遇到另一名科任老师在厕所里吐得一塌糊涂,估计是因为刚刚怀孕,身体诸多不适,

寄往“兽医战”的信

□南京 晋卫兵

我小时候,父亲在安徽农村的兽医站工作,一年也就回南京来一两次。因此,我和父亲的交流主要是写信。有一次我把信封上的某某地方兽医站写成了“兽医战”,当时我真的不懂“站”和“战”的区别。据说父亲的同事拿着这封信交到父亲手上时,笑着问:“你儿子上几年级了?”父亲说二年级。那人没说什么,笑笑就离开了。父亲看了这封信,当天就向单位告了假,收拾行李,然后坐了大半天的车回来看看我们。

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,看到父亲回家了特别高兴,我叫了一声爸爸,父亲没有立即答应。过了一会,父亲走到我身边来,笑着对我说:“卫兵呀,你看的电影好像比别人多一部嘛?”我说没有呀。父亲说,肯定多一部。说

脸色很是苍白。我帮她顺了顺背,轻声安慰道:“不行的话请个假休息几天吧,你的课我帮你守着!”她回头看着我虚弱地笑了笑,“我也想请假呀,可正是高三的关键时候,让同学们连着上几天自习就是对他们时间的浪费,换个新老师吧他们一时间又难以适应,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影响这么多孩子学习的话,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!”

上完最后一节晚自习十点半,孩子已经睡着了。我和婆婆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,而车窗外马路两旁的路灯才刚刚开始工作。今天夜里的雪停了,却又飘起了簌簌的小雨,寒冷的天气里,那些挺拔的路灯看起来似乎都有些瑟瑟发抖的样子。

“再坚持一个月,把孩子的奶断了,给她喂奶粉吧,这样天天待在你们办公室可不行!”婆婆的语气冷冷的。

我尴尬地笑了笑,“大家都说纯母乳喂养对孩子好,她今天在我们办公室也睡得挺香的,看来很适应学校的生活嘛!何况明年教师周转房就修好了,到时候一个老师一间房,我们可以住到学校里去,再也不用这样早出晚归了!”

凌晨两点半,孩子爸爸下班回家了。虽然他尽可能地蹑手蹑脚,我还是被弄醒了。他歉意地解释道:“今天晚上有个急诊手术,所以又回来晚了!”我嗅了他一眼,指了指窗外的路灯,笑道:“你看我们两个人的工作,像不像马路两边的路灯,白天要站岗,晚上要照亮!”

他的视线顺着我的手指望向窗外,故作高深道:“为了家人,为了孩子,为了生活,谁人不是如此呢!”

婴儿床里的孩子正在酣睡,不时地吧唧一下小嘴巴,样子十分惹人怜爱。窗外的雨似乎已经停了,路灯的影子在夜色中愈显颀长挺拔。

我和孩子爸爸相视一笑,心中一片安然。

着父亲拿出了我给他的信:“瞧,这多出的一部电影就叫《兽医战》!”我接过信来端详了一通,并未看出什么问题:“这是我写给你的信呀,又不是什么电影票。”“可我们只看过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,还有《南征北战》,还真的没看过《兽医战》呢。”父亲哈哈笑了起来,随后给我讲了“站”与“战”的区别和各自的用法,我慢慢听懂了,脸也红了。

回忆起来,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兄妹几个的教育,总是在一种看似玩笑的方式进行。他对我们不打不骂,也不厉声责备,常常是嘻嘻哈哈里教给了我们正确的东西,包括对人对事的态度,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教诲,可以说影响了我们一辈子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7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